

从“套子”的否定属性探讨小说现实主义价值

刘咏絮

(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第一中学, 江西 九江 332199)

摘要: 学习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的首要任务是解读“套子”的意义。如何解读“套子”这一概念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需要做文本内容的解读、逻辑概念的分析。“套子”隐含着阻止、否定的属性, 别里科夫的“套子”对自己及周围的人均产生了消极影响, 使得自己婚事告吹、命丧黄泉, 使得周围人郁闷、无聊。不同于那群“装在套子里的人”, 来自异乡的华连卡姐弟是没有装在套子里的人, 在他们身上作者寄予了对新世界的期许。

关键词: 套子; 否定属性; 别里科夫; 异乡人

契诃夫作为19世纪末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以及其在短篇小说领域的杰出成就, 其作品一直备受中学语文教材的青睐。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装在套子里的人》被编入高中语文课本以来, 此文一直作为外国小说的经典被高中生阅读、学习, 笔者目前执教的课文是收录在人教版统编本高中《语文(必修下册)》(2023年12月印刷)第六单元。

笔者认为, 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的教学首要任务是解读“套子”的意义, 根据文本可以归纳出主人公别里科夫身上有两种“套子”——有形的套子、无形的套子。有形的套子包括雨鞋、雨伞、伞套、棉大衣、表套、铅笔刀套、黑眼镜、羊毛衫、耳朵眼的棉花、车篷、卧室门、帐子、被子等, 无形的套子包括他所教的希腊语、政府的告示、报纸上的文章、套子式的论调等。这些套子使得别里科夫形象夸张, 举止滑稽, 精神紧张, 思想迂腐, 戴着这些套子的别里科夫浑身充斥着约束感, 给周围的人带来了沉重的压迫感, 他在辖制别人的同时, 更严苛地禁锢着自己, 最终他在卫道的同时也成了时代的殉葬品。

可见通过“套子”这一概念来把握别里科夫形象以及小说的批判主题, 是本课教学的一条非常清晰的习得路径, 本文试图沿着这一文本解读路径来探究主人公别里科夫悲剧经历的原因及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的现实批判意义。

一、“套子”的否定属性

解读“套子”一词, 除了做文本内容的归纳, 更要做逻辑概念的分析。“套子”是何意? 有人认为是规矩, 是条条框框。这种回答固然不错, 但这种作答恰恰违背了当前中学语文教学新语境下提倡的“去套路化”理念, 这种“套路化”的答案容易将学生的思维引入僵化。因此关于“套子”的理解还是要更有理有据, 合情合理些。

第一, 看看词典释义。《现代汉语词典》中关于“套子”的相关解释有: ①做成一定形状的、罩在物体外面的东西: 伞套子; ②应酬的话; 陈陈相因的办法: 俗套子; ③用绳子等结成的环状物, 比喻圈套。《现代汉语词典》中关于“套”的解释其中有“罩在外面的: 套鞋、套裤。”的阐述。为便于进一步理解, 笔者现摘录《现代汉语词典》关于“套鞋”“套裤”的相关解释: 套鞋, 指套在鞋外面的防雨的胶鞋; 套裤, 套在裤子外面的只有裤腿的裤子, 用来保护裤子或防雨。可见, 在现代汉语中“套”字做定语修饰名词时, 它含有保护、防御的意味, 其保护、防御的方式为阻止事物直接接触, 如套鞋, 阻止鞋与雨接触; 套裤, 阻止裤子与外物接触、摩擦。所以“套”含有保护、防御意味, 小说中“伞套子”这一词条义项的“套子”符合这一解释, 具有鲜明的反对与否定属性。

第二, 分析概念内涵。《装在套子里人》是译著, 仅从汉语语义角度理解词义, 可能有失偏颇, 那么我们结合文本做更细致的解读。教材的第一自然段和五自然段描述, 别里科夫的铅笔刀是放在套子里, 不被使用的; 他穿雨鞋, 带雨伞, 他的躯体不会

被雨水侵犯; 晴朗的日子, 他的雨伞是装在伞套子里的, 暂时不被使用; 他的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 不被人看见; 他的眼睛戴着黑眼镜, 不会被人看到眼神, 他也不用把周围看得很清楚; 他的耳朵眼堵上棉花, 不用把周围听得很清楚; 他支起马车篷, 关上卧室门, 拉上帐子, 蒙上被子, 不需要与他人交流。

可见, 这些有形的套子具有共同的否定属性, 即以否定、消极、拒绝、阻止的方式获得自我保护的安全感。

第三, 探讨概念外延。小说提到, 除了那些具有保护意义的实物外, “套子”这一概念还适用于一些具有保护意义的“无形”之物。

别里科夫所教的古希腊语也是“套子”, 此话何意? 语言学在人文科学中显然是非常“安全”的学科, 教学的内容是字词、语法和发音等, 不涉及立场与情感等, 因此不会触及社会敏感话题, 更妙的这还是一门古代的外国语言——无论在当前的时间里还是在当前的空间上, 均不被使用——不用才最安全, 否定才最稳妥。

“他的思想也极力藏在一个套子里”, 教材第二自然段指出“只有政府的告示和报纸上的文章, 其中规定着禁止什么, 他才觉得一清二楚”, 说明别里科夫把自己的思想禁锢在了政府的禁令里面。于是就不难理解他的嘴里念叨的那句套子式的论调: “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别”——否定副词, 主人公口头禅的否定属性自然是源于主人公思想的不安与多疑, 别里科夫的多疑已经到了怀疑一切的地步, 他甚至都质疑“官方的批准或者默许”, 读者可以大胆得出这样的结论: 凡是他人提倡的他都反对, 凡是他人反对的他将更旗帜鲜明地反对。他的思想上的安全感来自禁令。

二、婚姻是个“套子”

层层“套子”给别里科夫的命运覆盖了浓重的悲剧底色, 分析别里科夫的死亡悲剧, 必须要厘清他的“结婚事件”, 教材第六自然段说“这个装在套子里的人, 差点结了婚”, 在这个事件中需要搞清几个问题。

首先, 他为什么差点结婚? 教材提及的理由有二: 校长太太的尽力撮合与众人的怂恿; 华连卡诚恳亲热, 招人喜欢, 良好家境。权衡这两个理由, 很显然第一条理由在别里科夫的内心更具说服力, 校长太太的身份无疑代表着学校这个社会环境里的官方, 校长太太的撮合就意味着官方的态度了。但千万不要忘了, 别里科夫是个背负着沉重的思想“套子”的人, 除了这两个理由, 恐怕还有第三个更主观的理由。结婚不是政府的告示和报纸上的文章中禁止的规定, 结婚是官方的批准或者默许的事情, 结婚这件事是不能用别里科夫的既往的“套子”经验来解决的难题了, 因为结婚或不结婚不是一件清楚又明白的事。并且, 结婚是大众认可的社会形式, 别里科夫需要在人群中获得认同, 当然他也没有能力让政府发布一条禁止国民结婚这种有悖人伦的政令。所以别里科夫如履薄冰般地经历了一遭“预想”的婚事。

其次, 他为什么没有结成婚? 结婚是一个超出了别里科夫“套子”经验认知的新课题, 所以他持着一贯的审慎态度来观察、思

考婚姻将带给他的危险,以便及时脱身,保全自己。他一方面观察周围人的反应,“漫画事件”让他体会到了周遭人的恶意,他被气得脸色发青,认为漫画内容有损他“正人君子”的形象,潜意识里对婚事他已经开始动摇;他另一方面观察着华连卡姐弟的言行,“自行车事件”摧毁了他内心所有的幻想与期待,中学教师、年轻小姐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骑自行车,这在他的既往经验里应该且必须被禁止的,事情至此,别里科夫已经对自己的婚事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最后,婚姻之于他不过是个“套子”。小说在编入教材时进行了文本删改,9000多字的原著在教材中只有4000多字,对比两个文本,原著更清晰地叙述了别里科夫与华连卡在校长命名日宴会上的初逢,当他听完华连卡的演唱后不禁赞叹:“小俄罗斯语柔和、动听,使人联想到古希腊语。”古希腊语对于别里科夫来说是个“套子”,别里科夫对华连卡的好感是始于“套子”的:乌克兰语如希腊语一般柔美,演唱乌克兰歌曲的女子理应如希腊语一般的柔美。事实如此吗?随着二人交往的深入,别里科夫对华连卡的真实感情怎样呢?小说原著中别里科夫曾不无担忧地对“我”谈起华连卡“性格太活泼。真要结了婚,恐怕日后会遇上什么麻烦”,别里科夫早已觉察出华连卡的性格与自己的期望有差距,别里科夫预期的只是婚姻,不是华连卡。

所以,结婚能给予别里科夫恰当的身份符号,带给他安全感,于他而言,婚姻不过是个防御的套子。结婚事件不过是别里科夫为了忠诚于程式化的制度而做的努力,他跳过了爱情,忽视了对对象。抱着钻进套子的初衷的别里科夫,是永远也走不出这个悲剧的套子。

三、“套子”是群体心理状态

亨利·詹姆斯曾指出,小说“在与生活宽广且敏锐的一致性中体现出宏大而自由的品质”。胆小、顽固的别里科夫无疑是作者着力塑造的沙皇专政这一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但在教材的结尾处,契诃夫却借“我”之口说出:“虽然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却还有许多,将来也还不知道有多少呢!”伟大的契诃夫敏锐而深刻地觉察到了生活中存在庞大的“套中人”群体,于是他将作品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更真实且广阔的社会民众。“否定一切”的“套子”群体心理在小说中有何体现?

第一,教师群体的集体失语。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陶冶”的教师们竟成了别里科夫的帮凶。二年级的彼得洛夫和四年级的叶果洛夫原本只是中学里不安分、吵吵闹闹的孩子中的典型,但在别里科夫的唉声叹气、垂头丧气的要求下,老师和学校竟然认同了他,减低了两位学生的品行分数,关了他俩禁闭,最后开除了他俩。这种默契的集体失语自然能使学校的管理达到空前的整齐划一、秩序井然,但是这种教育环境培养出来的将会是怎样的面目模糊的一群人?

第二,市民群体的逆来顺受。教材第四自然段指出别里科夫不仅辖制了中学十五年,还辖制了全城。在他的影响下,太太们不敢举办礼拜六家庭晚会;教士们不敢大胆吃荤,不敢打牌;人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

别里科夫这个“套中人”在思想上辖制了市民们十到十五年,这种漫长的适应会不会变成习惯上的主动?在教材的最后一段,作者给出了回答:生活又恢复旧样子,跟先前一样郁闷、无聊、乱糟糟了。全城的市民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装进了套子里。

第三,线索人物的逃避缄默。被译为《套中人》的原著是以对话套故事为形式的小说,中学教员布尔金向兽医伊凡·伊凡内奇讲述学校同事别里科夫的故事。教材中的“我”即布尔金,删去了对话提示的开头与结尾的教材文本可以视为第一人称视角小说。就如《祝福》中“我”之作用,《套中人》中“我”这个人物形象,对于全面了解契诃夫的写作意图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例如原著结尾处有一段布尔金与伊凡·伊凡内奇的对话,当布尔金感叹完“将来还会有多少套中人”后走出板棚,一边抚摸着身旁的猎狗,一边陶醉于乡村静谧的月色,似乎真的将别里科夫一事埋葬在记忆里了。伊凡·伊凡内奇却不肯罢休,他不断地说:“问题就在这儿。”一再地提醒布尔金,他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实质:这个社会有很多别里科夫。所以,大家要觉醒,不能再虚伪地活着了。可是布尔金却劝兽医:“哦,您这是另一个话题了,伊凡·伊凡内奇,我们睡觉吧。”十分钟后,布尔金睡着了。

如果是前文两类人群是在被动状态下的集体失语,布尔金却是主动地缄默。他明知社会上还有很多套中人,却一再地拒绝正视与行动。这不是可悲的套子心理,又是什么?通过暴露布尔金的妥协与逃避,契诃夫揭示了19世纪俄国社会之所以形成认同落后、无视进步的局面,不是个体之失而是群体之责。那么社会的出路在哪里?契诃夫如伊凡·伊凡内奇一般陷入了沉思。

四、没装在套子里的人

没装在套子里的人——华连卡姐弟。这是对上文“社会的出路在哪里?”的回答,契诃夫在小说中暗示了答案。毋庸置疑,在《装在套子里的人》中与那些“套中人”形成对比意义的形象是华连卡姐弟。整个作品中唯有华连卡姐弟没有背负“套子”的枷锁,他们的言行、思想中没有阻止与否定,只有赞同与肯定。当同事们撮合、怂恿二人婚事时,华连卡是欣然接受的;当学校郊游时,姐弟二人是兴高采烈的;当别里科夫提出要将谈话内容报告给校长时,柯瓦连科是坦荡的。

华连卡姐弟在身份设定上是“异乡人”,他们从遥远的乌克兰初来乍到,他们没有被中学和小城的“套子”辖制,当别里科夫的否定与他们的肯定冲突时,别里科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对抗与重创,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是新旧、正邪两种力量的冲突。教材的最后被柯瓦连科、华连卡在肉体与精神上双重重击后的别里科夫很快一命呜呼了,小说虽然没有明示守旧的毁灭、否定的消亡之后,新生力量必将取而代之,但作者仍毫不吝惜地表达了对二人所代表的新生力量的期待与歌颂。

五、小结

由小说文本“套子”概念的否定属性中,分析出主人公别里科夫具有“反对一切”的形象特点,从而观照他在“结婚事件”中的种种表现,最终我们发现“套子”不仅是别里科夫的性格烙印,更是封闭社会的群体心理。于是我们不禁质疑,作者的意图只是在于揭露与批判吗?他有没有为读者指出走出封闭社会的途径呢?小说中作为“异乡人”的华连卡姐弟无疑是别里科夫的“克星”,作者对思想自由、言行坦诚的二人不吝赞美,也将自己对新世界的期待寄予了这种没有“装在套子里的人”。

参考文献:

- [1] 吕叔湘,丁树声等.《现代汉语词典》[W].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233-1234.
- [2] 亨利·詹姆斯.《小说的艺术》[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24.
- [3] 孙绍振,孙彦君.《文学文本解读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317.
- [4] 契诃夫.《契诃夫短篇小说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579-588.
- [5] 童庆炳等.《文艺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84-192.
- [6] 吴玉巧.《从删改角度解读装在套子里的人》[J].语文教学与研究,2021(9):149-152.
- [7] 毛明.《论契诃夫小说中“套子”含义的五个层次》[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9(2):76-84.
- [8] 祝中清,丁丽.《别里科夫的恋爱:层层“套子”中的人性流露》[J].中学语文,2022(12):61-62.